

# 劉以鬯，潮濕的記憶



在網絡上看到一篇相信是出自香港作者的文章，說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，劉以鬯的小說是「窺探南洋風情的窗口」。因為五十年代有一個時期劉以鬯曾旅居南洋，在新加坡和吉隆坡兩地的報刊任主筆及總編輯。借此契機，寫了大量以南洋為背景的小說。我忽然想起以前的報紙副刊都闢有小說版，且還是一整版的，同時連載好幾個中長篇小說。

以前資訊不發達，莫說互聯網，連電視也不普遍，在娛樂匱乏的年代，一份報紙的作用，除了是刊載消息的「新聞紙」之外，還負有傳播知識、藝術、文化方面的「使命」。比如音樂、曲藝、電影、文學和繪畫之類的。確切地說，就是得有娛樂成份。既然說是以前的副刊有小說版，當然現在是沒有了。可也無需惆悵，反正時代就是這麼一個接一個地過去，隨着潮流的行程，必然有許多事物衰落或消失。

在我略懂閱讀的年代，小說版上的連載小說還真的讓我生吞活剝了不少，當中少不了劉以鬯的小說。當然，那是他以「另一隻手」寫的「娛人小說」，都是些奇情的戀愛故事。至於「自娛」的文學創作，要等到我進入「文藝青年」時期的七八十年代才接觸到。劉以鬯的自娛作品中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篇寫曹雪芹的《除夕》（大多數學者認為曹雪芹是在除夕病逝的）。而劉以鬯寫《除夕》，相信靈感源自脂硯齋的一條眉批：「壬午除夕，書未成，芹為淚盡而逝。」一年中最後一天的那個夜晚，漫天風雪，作家書未成，卻淚盡而逝，是多麼嚴冷而淒清啊。

最近重讀《陶瓷》，這



▲劉以鬯長篇小說《酒徒》 資料圖片

部小說大概完成於一九七〇年間。故事背景是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二年間。劉以鬯在題詞裏聲明：「《陶瓷》這本小說沒有愛情，喜歡看愛情故事的，不要買。」並說他喜歡陶瓷，所以也喜歡這本小說。由此可見，劉以鬯不但喜歡《紅樓夢》，他更喜歡曹雪芹。因此，《除夕》也是他喜歡的作品之一。

與活躍於六十年代文壇的前輩們聊天，有人回憶說：「那時我們都還在念中學，劉以鬯先生在新加坡任《益世報》主筆，還兼編文藝版。經常鼓勵年輕學生寫作。我們有事無事都去找他，那種情懷就像當年的中國學生崇拜魯迅一樣……」聽起來彷彿是很久遠以前的古老往事。也確實是如此，五六十年代，那是多麼遙遠的事啊。當年的文藝青年，大多已封筆，且都垂垂老去或已離世了。而作為導師的劉以鬯先生，也以百歲高齡走完了他的漫漫文學路；在這條漫長的寫作路上，不斷地嘗試把新想法實踐在他的小說裏。

創作於六十年代初的《酒徒》，被譽為中國的第一部意識流長篇小說。而劉以鬯所謂的「自娛小說」，卻都是嚴肅的，手法創新而充滿探索性；把心理認知的複雜概念銜接在語言的實體中傳遞。而這種嘗試意圖的小說創作，又稱「實驗小說」。說劉以鬯是香港文學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，相信是沒有異議的。

劉以鬯的名句：「生鏽的感情又逢落雨天，思想在煙圈裏捉迷藏」、「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」，作為一種文學現象，作為香港一個時代的代表，讀者對他的記憶也是潮濕的，尤其是在經常落雨的南洋。

# 反芻旅行



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，旅遊業停頓，坐飛機去旅行成了香港人的一個願望。於是「staycation」（宅度假）忽然間流行起來。

近來手機頻頻收到旅遊網站的訊息，推廣本地由三星到五星級酒店的住宿優惠，有推出具日本、歐洲、非洲等地風情的度假酒店，更有酒店為住客度身訂造「泰國假期」，把酒店房間布置成泰國風情，住客可免費上泰拳班及泰國菜廚藝烹飪班，自費享用泰國料理、泰式按摩，讓客人感受一個虛擬的出國旅行。周末或假期到酒店「度假」，成了新風氣。

其實安坐家中觀看電視旅遊節目，用眼睛環遊世界

也其樂無窮。此外，臉書功能定時定候出現「當年今日」的旅遊照片，在不同的時空跟着照片神遊，重溫昔日的美好時光。

過往旅行所拍下的照片，很少會再三重看。平時工作繁忙加上沒太多的閒情逸致，如今宅家時間多了，經常會翻出過去的旅遊相片，走進時光隧道，細味異地的美景，重溫旅途中的趣事，懷念相片中的故人……一張張相片勾起一段段漸逝的記憶。旅行的美好，除了欣賞當下的景色，體驗異國的文化，之後反芻回味更是趣味盎然。

疫情下出不了遠門，反芻旅行可以給平淡的生活帶來一些色彩，而心中更感恩自己昔日有機會探索世界。



印象裏國慶和中秋很少在同一天，疫中相遇雙喜慶，驚喜中也頗感慨。如果說國慶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節日的話，那麼中秋則是普天下華人家庭最重視的一家親人團聚和睦的日子。

農曆新年和農事密切相關，中秋的感受也許更直接由明顯的天象生發，當夜空上的一輪明月又圓又大、毫無陰影和缺陷而趨於完美的時候，中秋也就來臨了。月圓的內涵，於是被古代的大詩人們解讀和發揮得美好和感人，比如張九齡的「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時」，表達的是那種普天下唐人共同仰望明月、寄託綿綿相思的美好情懷。

如今祖國迎來七十一華誕，四十二年的改革開放結出豐碩的果實，中國社會進入了小康階段。在國慶之際，我們感到自豪的就是中國在抗疫方面對世界作出的貢獻；也祈福世界人

其實，大多數時候，並不希望自己的小說有預言的能力。中國的語言裏，有一系列關於此的表達，比如「一語成讖」。我一直認為，這多少代表着，冥冥之中對現實進行了干預，而非紀錄。但畢竟這只是某種想像。我們並不是在寫作《冷血》時的杜魯門·卡波特。所有事物的進程，自有其規律，類似草木枯榮。無聲無息，其來有自。

在一篇小說的結尾，我寫了莊師傅去參加羅師傅的追悼會，寫他告知毛果，因為疫情，終於關掉了經營多年的「夢莎」理髮店。在這個小說寫完後的兩周，知道這個理髮店的原型便結業了。新聞裏頭，理髮店的老闆說，兩個月合共蝕近十萬元：「我蝕唔起呀。」

確實，疫情改變了許多事情，也結束了許多事。改變的，多半是生態與模式。我所執教的大學，剛結束了一學期的網絡授課，又迎來第二個。如今，似乎順理成章地慣常於此。我和同事們面對着電腦屏幕，熟練地用着Zoom、Moodle，面對着看得見或者看不見的學生。這種自如，並不是天然的。依稀記得在北卡羅來納大學，一位年邁的法學教授，為了適應網課面對空氣一般的無人宣講，在面前放了一隻匹諾曹公仔，作為他的聽眾，以增強自己的投入感。而香港媒體配發了圖文是「活到老學到老」。這是對校園教學規則的改變。改變如疫情本身，其影響不分年齡、性別與閱歷。這是殘酷之處。

以上是現實中的人，對虛擬世界的適應與遵從。哪怕你是一個老人。但這至少提供了一種選擇，一種可供適應的空間。但更多的人，恐怕未如此迎來改變的機會。

在這半年內，香港的老字號們，紛紛「執笠」。這終於在現實對現實的屈服，也是現實對現實的捨棄。大多數時候，現實皆是溫柔面目，埋身蟄伏。忽然之間，便真刀真槍，出其不意，狹路相逢。如此，誰又能獨善其身。

這間上海理髮店，在北角開了四十年。北角這時候，已經不算繁盛。從小上海到小福建，用了大半個世紀，走過了它該走過的路途。一如所有城市自成一體的老區，移民的痕跡在悄然隱退。凋落的凋落，同化的同

# 國慶隨想

民早日戰勝疫情，早日重新生產和建設，生活恢復往昔的常態。

在海外看自己的國家，有人難免受各種輿論和宣傳的影響，將一些小缺點和不足用放大鏡放得無限大。然而，歐美發達國家就是完美的嗎？我們前幾年到北歐幾個富有的小國旅遊，在那裏耳聞目見不少其富有的事實，可是匆匆擦身而過的一些北歐人，對我們來自香港的黃皮膚中國人，不屑一顧，還略覺其優越傲慢，真不是滋味。想想我國如今十四億人口，管理得那麼井然有序，人民安居樂業，就感到真了不起。再想想折騰我們心靈近一年的香港亂局，就感到可悲可笑。如果那些「黑衣人」肯稍微讀一讀香港百年歷史，哪怕觀看一下電視劇《蒼天聖土》，多少也可以了解英國殖民者如何在百年前拓展新界，血洗新界，喚起一點快要消失乾枯的愛國血性。可惜也可嘆，如今這樣的家國根本，變成了對牛彈琴。

國家，有國才有家，在戰爭年代，感觸尤其深，國破人亡，何處為家？我來自南洋，感

同身受。國家，有時也倒過來解讀為「家國」，意思並非家凌駕於國之上，而是一種情懷，身居於小家，始終牢記大「家」，大家就是國。中秋佳節的最美境界，就是風調雨順、家平安，百姓安居樂業。達到了這樣好的水準，國家不言而喻也達到了富強階段。

國慶和五一勞動節都是內地的旅遊黃金檔期，中秋則充溢詩情畫意。這一次湖北蕪春朋友說放八天假，計劃多多，信心滿滿，和她通微信，我讚他們抗疫一流，她說，回想當初，仍是心有餘悸。她們家裏，武漢的兒子可以回家了，她又將第三次再陪陪父母出門短遊。真是令人艷羨不已。再看看香港，除了月餅上市，疫情稍緩，還是無法家家開懷，戶戶歡樂。往昔的中秋，酒樓總是一早訂座爆棚，早茶晚飯一家人高談闊論，美食佳餚；公園樹下，草坪上中秋燈爭艷鬥麗，樹樹都懸掛小月亮，大人小孩席地圍坐，吃月餅共賞夜天明月。如今疫情未了，月圓人未圓，那是今年中秋夜的一大憾事。

# 地理的藏品



▲電車經過的春秋街，仿如露天市集 資料圖片

▲位於北角的上海僑冠理髮店不復光景 資料圖片

化。電車經過的春秋街保留了下來。這裏大約沒什麼交通的概念。行人在車路上走。身後聽到叮叮噹噹的聲響，人潮便自然分開，任由電車開過去，然後再重新匯集起來。店舖前多半是僱建的攤位，一路可以擺到車道上。其亦隨電車進退，有條不紊，並不見一絲慌亂。由馬寶道走來，可路過振南製麵廠，對過是同福南貨店，賣的點心仍然以紙包裹。作為江南人，是感到親切的。直到看見有觀光客，舉着相機左右逡巡。才意識到，這條街實已成為時間的標本。

說回理髮店。在英皇道上大約是一個地標。這些年數次路過它。因一度固定去看某個牙醫，這裏是去往診所的必經之路。每每看見門口還在轉動的燈柱，會心裏動一下。因為它轉得很慢，並且大約因為陳舊，居然還有些微卡頓。然後在這短暫的卡頓後，它又繼續地轉了起來。看着它，像是在見證某種古老的儀式。我猶記得初次幫襯這間理髮店，是許久前的事情。走進去，像是走進了一間古早的照相館。因為所有的實物，都彷彿是為了證明某個時間節點存在的布景。馬賽克的地面、海報與看得見水跡的牆紙。包括師傅們蒼老而精謹的形容，與他們足夠精確的手藝。他們說是帶有上海腔調的廣東話，融合了吳語系的溫存和粵語的朗脆。這聲音也因此成為了一種布景。當你在裏面待久了些，這理髮店更像是某種容器。演繹給來者，在我們慣常的現實中，還有另一個現實。這種關係，好像是一種年代電影的套拍。

那個屬於過去的時間段落，理應是小品，是不能太過壯大的，以免偏離了現代的主題。然而，在這間理髮店裏，外面的現實會逐漸模糊。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。

這些店舖的存在，或許讓人聯想起懷舊風。馬爾科姆·蔡斯的線性時光魔術，其實是代表着當下對這些老舊現實的寬容，或者說遷就。甚至我們生活無虞，尚有餘暇時，它們還會成為主角，出現在Facebook等社交媒體，成為心理還鄉的想像的社區。

但這一切的前提，是歷史的存在，於我們朝夕相處的現實仍有分量。而有關時間的枝節，仍然值得修復。這便是藏品的意義。它也是一種現實，即使不會時時示人，至少珍而重之。

但一個密不透風的時代，是各種現實的盤根錯節。現代一如大型的寄生蕨類，緣歷史攀爬，彼此相依，但漸漸為了生存，這寄生或也成為了無形的絞殺。在一個暴風雨後，蒼涼的時間之幹才發現自身內部已然虛空與風化，遽然倒下。這是我們存在的幻覺，新舊兩種現實，業已和解。事實上，前者的虎視，是無法抗拒的世界的新陳代謝。我們只希望這個過程慢一點。

小說中的「孔雀舊人」，終未與你我謀面。

我闔上電腦，新聞上的圖片，仍然在記憶中烙燙了一個輪廓。理髮店的燈柱已經拆除了。關閉的大門上，貼了一張白紙。上面居然是很好看的瘦金字體，寫着：「吉舖招租」。

# 疫下浪漫



在剛結束的國慶中秋四天假期裏，眾多市民出遊放鬆心情。有情侶在赤柱廣場的情侶觀景台組成心形手勢拍照留念。

中新社

